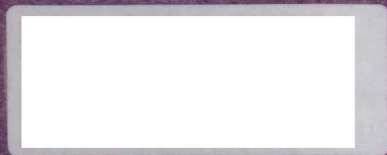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 西方当代女权主义 乌托邦 小说研究

欧翔英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I106.4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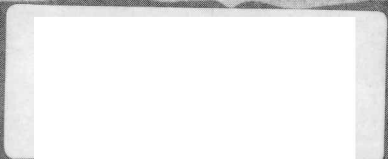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 西方当代女权主义 乌托邦小说研究



◎ 欧翔英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李思莹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研究 / 欧翔英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2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ISBN 978-7-5614-4750-5

I. 西… II. 欧… III. 妇女文学—小说—文学研究—西  
方国家—现代 IV. I10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862 号

### 书名 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研究

---

著 者 欧翔英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750-5  
印 刷 四川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6 mm×208 mm  
印 张 9.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赵昌文 卿希泰 项楚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骁	王挺之	王东杰	文富德	石 坚
左卫民	冉光荣	刘亚丁	杜肯堂	何一民
李天德	李 刚	陈爱民	杨天宏	杨 江
敖 凡	徐 杰	徐致平	唐 成	唐 磊
曹顺庆	黄 博	魏 煜	魏瀛涛	蒋永穆
潘显一	霍 亮			

## 丛书序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

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包容、开放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 年至 1924 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校设立了 10 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 6 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 5 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西大学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艺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而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校内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



2006年是川大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引 言	( 1 )
第一节 基本概念及术语	( 2 )
第二节 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发展概况	( 19 )
第三节 研究概况	( 23 )
第二章 女权主义乌托邦写作的理论背景	( 32 )
第一节 当代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基础	( 32 )
第二节 美国学派	( 34 )
第三节 法国学派的女性书写理论	( 47 )
第三章 科幻文化中的女权主义运动	( 54 )
第一节 科幻小说协会 (SF fandom)	( 55 )
第二节 女性在科幻协会中的活动	( 57 )
第三节 科幻小说的“艺术世界”	( 74 )
第四节 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 VS 科幻传统：女权主义 乌托邦的写作策略	( 79 )
第四章 女权主义乌托邦的上半时：乌托邦小说	( 98 )
第一节 女权主义乌托邦的选择：分裂还是融合	( 98 )

## 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研究

第二节	《女男人》：“为灭亡而诞生”的分离主义乌托邦小说	(123)
第三节	《被放逐者》：融合型乌托邦及其困境	(139)
第四节	《爱塔亲人等待着你》：另类的生态主义乌托邦	(152)
<b>第五章</b>	<b>女权主义乌托邦的下半时：恶托邦小说</b>	<b>(168)</b>
第一节	女权主义恶托邦小说概述：压制与反抗	(168)
第二节	《使女的故事》：军政及宗教恶托邦	(197)
第三节	埃尔金的“拉阿但语系列”小说	(211)
第四节	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语言实验”	(222)
<b>第六章</b>	<b>新女性和“她们”的世界：女权主义乌托邦的科学观、政府观和人性观</b>	<b>(228)</b>
第一节	对科学技术的“爱恨情结”	(229)
第二节	新人类主体	(241)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	(253)
<b>结 语</b>		<b>(263)</b>
<b>主要参考文献</b>		<b>(268)</b>
<b>附 录</b>		<b>(279)</b>
<b>后 记</b>		<b>(285)</b>

# 第一章 绪 论

## 引 言

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的“历史终结说”揭示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称为“多国资本主义”的当代社会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转折，“自由民主”的理念从此在世界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任何以传统意识形态或者道德为名义的集体斗争的终结。但这并不说明人类生活一劳永逸地进入消费时代的狂欢；相反，在资本主义霸权体系下，价值冲突、族群抵抗和文化纷争更加错综复杂，启蒙时代所许诺的人类普遍的解放似乎更加遥遥无期。战前高雅的现代主义文学一度蜷缩在象牙塔里浅唱低吟，一种边缘文类——科幻文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以不可抵挡的趋势迅速发展起来，显示了强劲的生命活力。

科幻小说是目前依然活跃、影响广泛的出版物。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海因莱茵（Robert A. Heinlein，1907—1988）甚至认为，它是唯一还能跟随变幻不定、勇往直前的现代社会的小说形

式。<sup>①</sup> 200 多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日益变成如同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奇异世界了。在科幻领域,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伴随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一种直接向父权体系开战的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创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女性作家及其盟友的创作和实践活动,促使这一领域发生了一场富于革命性的深刻转型,重塑了科幻文学及其活动空间——“科幻协会”的状貌,使其从男权思想的渊藪转变为“性政治”斗争的文化阵地。对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女性解放运动的标准个案,对我们理解西方当代文化状态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启示意义。

### 第一节 基本概念及术语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西方科幻文坛上(以美国为主,也包括少量英、法、加作家),萌发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繁荣发展于七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文学,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至 90 年代。“女权主义科幻文学复兴”(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renaissance),或曰“女权主义乌托邦文学的小规模繁荣”(mini-boom of feminist utopias),实际上是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伴生现象,不仅浸透着“第二波”的理论思想,也是其产物和实践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女权主义作家涉足科幻领域,其中有名声显赫的主流作家,如英国作家多丽斯·莱辛(Doris, Lessing, 1919—)、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

---

<sup>①</sup> Kingsley Amis, *New Maps of H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60. p. 61.

1992), 也有以创作科幻小说蜚声海外的美国作家乔安娜·拉斯 (Joanna Russ, 1937-)、美国作家赛缪尔·德兰尼 (Samuel Delany, 1942-)① 和美国作家厄秀拉·勒·魁恩 (Ursula Le Guin, 1929-) 等; 一些作家身兼两职, 像赛缪尔·德兰尼、乔安娜·拉斯和美国作家玛吉·皮尔西 (Marge Piercy, 1936-), 既积极从事创作, 又是女权主义理论的急先锋。

当代乌托邦小说是科幻小说的一个亚类,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幻小说协会”(SF fandom) 在美国诞生以来, 这个领域一直为男性主导, 但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女性作家及女性科幻迷不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创作成就上, 都堪与男性平分秋色。以女性作家群为主体的女权主义科幻写作大大提升了科幻文学的文化批评价值, 不仅吸引了评论界的关注, 也带来了文学形式和观念的革新。

### 一、关于科幻小说的讨论

科幻小说是易于辨识而难以定义的边缘文类, 这个名目下的大箩筐将五花八门的幻想小说、另类史册、乌托邦、反乌托邦、童话、民间故事、神话等奇情异想的作品兼收并蓄, 而乌托邦小说也因乌托邦概念的一再迁移而渐至泛化。

“科幻小说”的英文为“Science Fiction”, 缩写为 S.F 或 SF。一般认为这个专有名词是由雨果·根斯巴克 (Hugo Gernsback, 1884-1967) 在 1923 年 8 月《科学与发明》杂志的科幻小说专刊上提出的。② 吴岩在《论科幻小说的概念》一文

① 赛缪尔·德兰尼是著名的黑人男同性恋作家, 他的科幻作品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水平, 其作品《希顿星》(Triton, 1976) 与同一时期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有很多相近的思想艺术倾向, 因而, 也被作为重要的女权主义科幻研究对象。

② 此外, 也有人提议用“Science Fantasy”、“Speculative Fiction”、“Speculative Fantasy”等词来代替“Science Fiction”。

中，将科幻小说的定义归纳为四种相互交叉的族类：科普族类、替代世界族类、广义认知族类，及其 STS（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族类，而第四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一类定义认为，科幻文学的主要特征是讨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如著名编辑、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主要缔造者小约翰·W·坎贝尔（John W. Campbell, Jr., 1910-1971）认为，科幻是以故事形式，描绘科学应用于机器和人类社会时产生的奇迹。科幻小说必须符合逻辑地反映科学新发明如何起作用，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和怎样的作用。R. 海因莱茵也认为，在科幻小说中，作者将科学事实、科学方法对人类的影响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反映在他的小说中。<sup>①</sup>以科学技术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方式定义科幻小说，为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找到了出路。

科幻小说难以定义，原因在于这是一种跨门类的、极富广延性的文学样式。实际上，科幻文学自诞生以来（通常认为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为第一部科幻小说），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主流与亚类的区别也甚大。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学，科幻文学的写作实验也让这个品种一直游离在各主要文学种类的描述之外。

这类作品最初是围绕一些技术创新而展开的，如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的《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1922）等，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科幻小说的“科学”描述范畴开始从技术转向科学。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 Wells, 1866-1949）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189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继而，将科学原理作为

<sup>①</sup> 吴岩：《论科幻小说的概念》，<http://www.csfu.net>。

主要描述内容的风尚，在英美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 20 世纪 30—50 年代中普遍流行。到了 60 年代，社会科学开始进入科幻文学的领域，在布里安·奥尔迪斯 (Brian W. Aldiss, 1925—)、J. G. 巴拉德 (J. G. Ballard, 1930—)、米切尔·莫尔考克 (Michael Moorcock, 1939—)、菲利普·何塞·法马尔 (Philip Jose Farmer, 1918—) 等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历史、哲学、宗教、性心理等人文社科的内容，即所谓新浪潮科幻 (New Wave)。<sup>①</sup>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促使科幻小说焕发新的光彩，科幻与乌托邦文学融合的趋势大大强化，这一新的文学现象——科幻乌托邦文学，带来一阵引人注目的“文学爆炸”，大大提升了科幻文学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地位。尽管女性在科幻发源的初期似乎为数寥寥，然而，总体来看，女性作家及科幻迷的创造活动对此文类的影响不容忽视，甚至影响了它的主要特征和未来走向。

这是查尔斯·库顿 (Charles Cuddon) 编辑的《文学术语和文学理论词典》(*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1998) 对科幻小说所作的描述性概述：“科幻小说是一种叙述性的、多为散文体的故事，可以分为短篇、中篇及长篇小说。从内容上说，极难分类。这些故事描写多种多样的、令人惊异的事物、主题或理想。它们包括前往另一世界的旅行、探索、太空冒险、外星旅行或者星际战争。有的科幻故事与乌托邦、乌托邦蓝图及恶托邦有关，有的则描写非乌托邦的未来。自然，一些故事也会返回过去。不少作品涉及现实背景，并且，它将随着另类生物的到来或侵入，以及一些技术发明，发生深刻的变革。科幻小说也常常与技术演变和发展相关，伴随着科学实验，伴随着社会、气候、地理及生物变迁。一些故事还描写超自然的神秘

① 参见第 7 页。

力量。尽管扎根于现实，它们总是富于瑰丽多姿的想象，极力驰骋着想像力。”<sup>①</sup> 现在学界多放弃了对这个依旧处于发展变迁中的文类进行严格的界定，但这并不妨碍评论家对广义的科幻小说作描述性论述和分类研究。

科幻文学之所以受到众多作家、评论家的青睐，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有很大关系。后现代和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压制的力量更加隐蔽，不再集中到某些人类群体或者个人，群体研究成为禁忌，诸如阶级分类、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等概念被标上“总体概念”或者“总体思想”的标签，遭到主流社会和保守势力的拒斥。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对学校、医院、精神病研究所、知识、性规训等体系的谱系学研究，就是要显示社会主导力量如何完善统治制度，这些日益发达的政治经济体系如何通过制造社会或者个人的需要削弱政府强制力，却有效地加强了对社会的驯化，以便将大众“提升”到某种文化和道德水准，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能有所反应，也即适应和符合统治力量的需要。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更加不透明，更神秘化。另一方面，现代以降的主流文学以“艺术自律”为核心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美学的悖论当中，以致把握生活、影响现实的能力大大减弱，造成了文化批评力量的转向，急需寻找新的突破口。一些作家开始寻找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结合点，科幻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人们的关注。

总之，从科幻的现状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科幻小说逐步成为评论界论战的焦点。一些评论家对科幻寄予极大的期望，他们乐观地认为，科幻小说及其延伸出的科幻文化已经形成一个充满政治批评价值的公共话语社区（community）。但时

<sup>①</sup> Charles Cudden, ed.,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p. 791.



至今日，科幻文学依旧被主流文化视为亚文化或者通俗文学，对女权主义科幻的批评亦甚嚣尘上。科幻的亚类也将继续分化和裂变，强调新的科学技术影响力的科幻主流——“硬科幻”与突出人文社会批判的新科幻——“软科幻”长期并存，前者扎根于20世纪初期出现于科幻杂志上的短篇科幻小说，后者则不断回溯到1818年首次出版的《弗兰肯斯坦》及赫伯特·威尔士的乌托邦写作传统。不妨说，科幻文学因为这种重大分歧，其亚类之间有“软”与“硬”、“轻”与“重”、“厚”与“薄”的区分：主流科幻偏重表现新技术及其应用（硬），另类科幻突出替代性世界的社会关系及伦理涵义（软）；为评论界所推崇，具有批判潜力的科幻模式通常是思想厚重的三维结构（厚）<sup>①</sup>，而大量的科幻文学则思想单薄，只是描写了一个神奇故事，被评论家指斥为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流合污（薄）；主流科幻主张轻松愉快的科普教育性质（轻），严肃科幻反映现实重大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批判（重）。概言之，科学技术与人文伦理作为科幻文化的两大角度，依旧是理解科幻的基本路径。

## 二、关于乌托邦小说的讨论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文类的乌托邦（Utopia），是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创制的一个术语，源自两个希腊词，Eutopia 意指“好的地方”，另一个词是 Outopia，意指“没有的地方”、“乌有之乡”。历代围绕它的双重含义衍生出无数的解释。目前该领域研究者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在一种乌托邦文类的范畴内再作进一步划分，将“美好之地”称为“乌托邦”（Utopia）<sup>②</sup>，而将它的反面，对乌托邦冲动持全

① 参见第64页，第三章第四节，“女权主义乌托邦写作策略”。

② 汉语界也有人依据 Eutopia 一词，将此类乌托邦翻译为“优托邦”。